

中篇  
連載——交大求學的回憶(五)

凌鴻勳

課外的活動固然很有趣，但我的課已日漸繁忙起來，以後便祇好收心養性，着緊自己的功課。民國二年我在全校國文大會中得過了一個第一名金牌獎之後，我也就把那特愛讀的幾本中國書收拾起來，束之高閣。但後來我也會主編過交大有史以來第一次的學生刊物。這種刊物的內容全屬於專門性，那時學生還未開始談政治，所以刊物的性質是非常單純的。我們那班還首創了一種畢業紀念冊，內容祇有各畢業同學的姓名、別號、住址等等，共祇廿幾頁，極為簡單。後來一年比一年擴大起來，成了一種極流行而且極花費的一件事。

我們那時除却功課外，也有課外的參觀和實習。民國三年春假裡我們有過四個星期的實習測量。由兩位美國教授，帶了我們兩班共三十幾人，到杭州的西湖邊上，實習鐵路踏勘和初測。我們假定要做一條路，從岳王城起，到剝口淺塘工場為止，中

間經過了些平地和山地。又作大地測量，拿蘇堤來作一條基線。我記得那年杭州的新市區還未開闢，城牆正拆卸，我們住在孤山下的廣化寺，日間作野外工作，夜間還點起油燈來作室內的工作。

真是緊張得很。民國四年寒假的時候，我記得會由一位教授帶了我們去到武漢參觀，住在漢陽鐵廠內幾天。並且到了大冶，看到鐵礦的礦場，參觀一間洋灰廠。我那時才知道洋灰是怎樣製成的。鐵礦是怎樣開採和製成的，鐵路的軌條是怎樣製成的。

我在交大求學的五年當中，未換過校長，未起過風潮，那時學生除了辛亥「光復」一役外，未參加過政治運動。學校環境安定，而且距離市區較遠，清寒學生較多。唐校長安貧樂道，以身作則的作風，深入了每個學生的腦海，所以那時全校充滿了敦品勵學的風氣。偶然有一兩位同學期日穿上一套西服，別同學不但一點都不羨，而且多少有些鄙視。

的心理。我更不必說了，我拿到的官費（辛亥以後廣東官費改為每年二百元，分兩次匯給學生）而不是交與學校。（每學期開學時拿到一百元，計算一下，六十元便够了，就先把四十元寄回家中。那時學校獎勵好學生，凡

徵文啓事

「友聲」前數期曾刊載關於交大求學的回憶，掌故等論文多篇，頗受讀者歡迎。茲為繼續激發「思古之幽情」起見，特以「我的母校生活片段」為題，廣泛徵文，敬請諸位校友惠稿，每篇以五百字為限，二三百字之一鱗半爪，尤所歡迎。賜稿請於國慶日以前擲下，俾能于第七期起，按收稿先後為序，逐篇刊登。

學期之末，宣佈品學兼優的，便發還一學期的學費。而且下學期買書。還可以八折。（那時教科書都是學校代購的）我在學校五年，凡十個學期，每次都得到這個優待。我記得我們畢業的時候，要行畢業禮。我那年剛巧被推

佐理長，要什麼到上禮堂的臺

立亥正了一電，話家裡老，沒

上領受文憑。我爲了這個任務和

榮譽，特爲跑到徐家灘的土沙灣

，花了三角錢，購一

雙新布鞋。當我穿上

這雙新布鞋到臺上的

時候，除了接受文憑

外，唐校長還給我一

張四年未請過假的獎

狀。我想這些事現在

我自己却不容易再做

得到。

好容易過了五年

，我在民國四年夏間

畢業回家，我那年已

經廿二歲，第一件事

便是去找一件工作。

（那時交通部還沒有開始把交大畢業生分發各機關任用）當我正在接洽教書的時候

，接着唐校長一件電報，說交通部和美國橋梁公司說好，要派

兩名畢業生去實習，

每月給津貼美金二十元，公司還

可有若干生活費，問我答不去，

趕緊回一電報。我毫無考慮的，

（高雄煉油廠胡肄鍵同學致鐵路局官鴻耀同學函）

### 友聲服務欄

鴻耀同學：

由友聲上知道老兄精於二胡，幾次同學會上均有精彩演出，此間同事組織一國樂社，目下最感困難者爲缺乏曲譜，不知吾兄手頭可有國樂曲選或粵曲選？能否設法，代爲搜集？我們素昧平生，但因校友關係想必定肯樂意惠助。這裡預先謝謝。

祝康樂

肆 鍵 八、廿四

（官同學復函）

肄鍵學長：承蒙過譽實不敢當，幾次同學會上，祇因侍候「四大名旦」不得不獻醜一番，唱功深佳，拉的全不是味，顧曲周郎入耳即辨，較學長「泣孤舟之嫠婦」之曲調雅俗何啻天壤？——憶于滬校求學期間曾參加交大國樂社從衛仲樂先生督導，惟指法弓法因京劇影響已有成見，更矯無方乃行放棄，至今引爲憾事。當時鬼集之國樂曲選均未帶出，僅友人贈給之光明行二胡曲，因獨愛劉大華先生作品隨身携入了。我記得我的姪女崇真在嶺南大學畢業，和我的女兒崇英在金陵女大畢業，也在金陵女大畢業，榮譽會、斐托斐國際哲學會、斐托斐代表

Philosophy, Tech-nology, Physiology

我離開了學校不久，交大和其他的幾

間有名學校，如東南

大學，北洋大學，唐山

大學，及教會辦的聖

約翰，金陵等大學，組

織了一個斐托斐國際

榮譽會、斐托斐代表

Philosophy, Tech-

nology, Physiology

三個字）每年推選各

校品學兼優的畢業生

爲會員，我給推選了

，得到一條金鑰匙。

後來清華，嶺南等幾

間學校，也被通過加

入了。我記得我的姪

女崇真在嶺南大學

畢業，和我的女兒崇

英在金陵女大畢業，

也都得過這個榮譽。

一家之中，有三個人佩上金鑰匙，也是不可

多得的，因一併附記於此。（完）